



联合 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214  
14 April 1980  
CHINESE

第二二一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八〇年四月十四日星期一下午三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	穆尼奥斯·莱多先生	( 墨西哥 )
成员国:	孟加拉国	拉赫曼先生
	中国	陈楚先生
	法国	于松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弗洛村先生
	牙买加	尼尔先生
	尼日尔	乌马鲁先生
	挪威	奥尔戈尔德先生
	菲律宾	扬戈先生
	葡萄牙	马蒂亚斯先生
	突尼斯	乌奈埃斯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范登·霍伊维尔先生
	赞比亚	西考卢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 866 号，美国铝业公司大厦，A-3550 室）。

下午四时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一九八〇年四月十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3885)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特别报告(S/13888)

主席: 按照前几次会议的决定, 我邀请黎巴嫩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我邀请以色列、约旦和荷兰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 我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 图埃尼先生(黎巴嫩)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努赛贝先生(约旦)、范比伦先生(荷兰)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的座位就座。

主席: 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 我收到了爱尔兰和意大利代表的来信, 要求参加讨论议程上的项目。

按照惯例, 我提议在安理会的同意下, 并按照《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 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 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 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 马洛伊先生(爱尔兰)和拉罗卡先生(意大利)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

主席: 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第一位要发言的是阿拉伯国家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克洛维斯·马克苏德先生。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对他发出邀请。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向安理会发言。

马克苏德先生：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今天面临的问题很清楚。联合国对于以色列蔑视联合国各项决议、对抗国际上的一致意见、蔑视联合国职责、活动和体制的行为究竟要容忍到哪一天？以色列逍遥法外、置身于国际社会之外，不受任何制裁也不受无可避免的谴责所引起的影响，究将持续到什么时候？

以色列认为安全理事会进行的是一种徒劳无益的活动；它唯一的盟国和庇护国一旦行使否决权，就一定能使安理会陷于瘫痪。如果无人行使否决权，以色列就公然反抗安理会的决议，向人们显示联合国对以色列无能为力，对阿拉伯人则爱莫能助。

主席先生，在你的指导和主持下，也许可以研究出一套办法，使安理会关于黎巴嫩南部的各项决议能够得到充分执行，并对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任务作出适当解释，从而阻止以色列继续推行侵犯黎巴嫩主权的政策。

安理会今天面对的问题关系到阿拉伯国家联盟的一个创始会员国。近代的黎巴嫩促成了阿拉伯国家理性和文化的复兴。黎巴嫩一再发挥了催化的作用：它在概念方面把宗教信仰不同、种族背景各异的人民催化成一个共同的民族实体，同享公民的地位；它在实践方面也起了催化作用，因为为了加强阿拉伯民族的团结，就必须生动地意识到影响现代人思想的各种不同的历史潮流；在人文方面，黎巴嫩借着它处于三大洲交会点的地理位置，从而催化各种观念和理想的融合，并实验各种发展中的人文思想。

安全理事会当前的问题是以色列侵入黎巴嫩领土而造成的。这是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最近的一次侵略。美国由于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从而得以“说服”以色列将其部队撤出黎巴嫩的事实，只是这次危机中微不足道的一个方面。我们必须

承认，美国屡次说服了以色列。但是，这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以色列一再派遣军队入侵黎巴嫩南部；美国为了尽量减少对它全盘的中东政策的威胁而“要求以色列撤军”，然后就这样循环不已。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以色列给予自己随意以任何借口侵越黎巴嫩边界的权利与自由。结果，以色列对黎巴嫩—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侵略的能力没有受到制止，旨在抑制以色列的威慑力量也没有产生作用。因此，安全理事会自从1978年3月一致通过第425(1978)号决议以来，一直没有足够的能力保证关于黎巴嫩南部的该项决议得到充分执行。

为什么呢？原因很清楚，安理会必须迎头解决其中引起的问题，而不能再犹豫、勉强和有所顾虑地处理这个问题了。安全理事会必须显示，它不但坚持有关黎巴嫩南部的各项决议，而且这些决议必须得到充分执行。如果安理会第425(1978)号和第426(1978)号决议的所有组成部分不能在安理会即将定出的时限内得到充分执行，那末以色列就会一如既往地把这种现象解释为大家都宽容它侵害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权力和阻止上述决议得到充分执行以达成以色列目标的行为。

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的报告中明白指出，由于所谓“实际部队”的破坏，联黎部队已经逐渐丧失执行任务的能力。在这里我要指出一点，这虽然是个语义性的问题，却具有重大的政治涵义。把哈达德部队称为“实际部队”很容易使人认为这是一支在某种意义上别于以色列军事体制的部队。这支部队在黎巴嫩南部不但与以色列部队没有区别，而且事实上是以色列突击队的组成部分，是以色列破坏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425(1978)号和第426(1978)号决议的充分执行的工具。这支部队不但被合法的黎巴嫩当局和黎巴嫩人民认为是由形形色色的逃兵盗匪和叛徒所组成，而且还被以色列突击部队公然利用来粗暴地打击黎巴嫩。因此，如果必须将这支部队称为“实际部队”，就必须意味着这是一支“实际”上体现以色列军事存在的“部队”。具有这样一种性质的部队的存在，侵害了黎巴嫩的主权和黎巴嫩中央政府行使权力的能力，因此必须按照这种情况来予以对付。

换句话说，近几天袭击联塞部队的部队是以色列突击队的部属；它们被用来掩护以色列傲慢蔑视国际意志的行为。以色列使用这支部队，是拙劣地低估了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理解力和洞察力。另一个通常称呼这些叛逆分子的称号就是“基督教民兵”。动不动误将“基督教”一词加给这些人，意味着对黎巴嫩的基督教徒、他们爱国爱民族的热忱和他们支持合法的黎巴嫩中央当局的立场歪曲。

附带要说的是，以色列自称是黎巴嫩南部基督教徒的“保护者”的说法不值一评。但是如果能够让那些25年前被逐出家园的以色列北部的基督教公民重返他们原先在伊克里特和巴拉姆村的家园，那么这一点至少还有一丝暂时取信于人的形象。因此，以色列在声称“保护”黎巴嫩南部的基督教徒以前，还是先保护一下以色列北部和加利利地区以色列自己的基督教公民吧。

我们所面对的黎巴嫩南部的局势，如果任由它继续发展下去，不但会对黎巴嫩南部，而且会对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造成紧迫的威胁。这一点已经明显和清楚到不需要进一步说明的地步。

但是，我们阿拉伯国家联盟为了对安理会的讨论作出贡献，必须设法明确指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有限目标和长远目标的性质，以说明导致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行为的根本原因，以及以色列对其侵略黎巴嫩南部问题所持的那种骄横傲慢的态度。它的目的何在？让我简单地谈谈以色列在这方面的主要目的。

第一，以色列想要损害联黎部队的声誉，以便使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以至整个中东局势破坏联合国的权威、决议与职权的能力持续下去。在这方面，除了对它实行经济、政治和军事制裁以外，别无阻止以色列进一步蔑视行为的良策。以色列在占领黎巴嫩南部以后，表面上遵守了撤军命令，事实上却阴险地以代理人取代它的军队，或其大部分的军队。以色列这样做，为的是维持它对黎巴嫩南部的军事控制，同时创造条件阻止安全理事会上述决议的进一步执行。多年以来，以色列一直试图破坏

联合国的名誉，使自己不致在世界上陷于越来越孤立的地位，使联合国各项决议无法得到执行，以破坏联合国在中东的各种维持和平部队和体制的稳定。秘书长的报告中充分表明以色列试图由叛徒部队代它来破坏联黎部队的名誉和妨害联黎部队的行动和职权，处心积虑造成一种印象，使人们认为黎巴嫩的中央权力所受到的挑战是一种“内部”政治问题，而不是以色列持续违反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所引起的问题。

在这里，我要对今天早上以色列代表的指控和发言提出简短的答复。首先，他声称路透社报导说，在突尼斯举行的阿拉伯联盟首脑会议上，巴解组织和萨尔基斯总统对首脑会议的各项决议各有不同的解释。我要明白地指出，黎巴嫩的萨尔基斯总统签署了突尼斯首脑会议的决议。黎巴嫩、巴解组织和所有阿拉伯国家都有责任保证这些决议得到执行。黎巴嫩总统的签字具有约束力，他的签字比以色列代表引述的路透社报导更足以说明他的立场。第二，我要纠正有关只要撤出“外国部队”便可解决黎巴嫩问题的说法。我要表明，所谓黎巴嫩的“叙利亚部队”是阿拉伯联盟部队，也就是阿拉伯威慑部队属下的叙利亚单位。他们根据阿拉伯联盟的决议，应黎巴嫩政府的邀请，进驻黎巴嫩，直到他们自己的总司令——也就是黎巴嫩总统本人——认为他们的任务已告完成为止。在这以前，应将他们视为黎巴嫩的合法存在的一部分。任何人想要歪曲这些事实，就是想要歪曲黎巴嫩的实际情况。

至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它同黎巴嫩之间的关系，是阿拉伯联盟两个成员之间的关系。巴解组织并不是以色列代表设法描绘的那样的组织。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国家政府，包括黎巴嫩政府，都认为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巴勒斯坦人民不但将巴解组织视为他们自己的代言人和为他们的权利而斗争的组织，也将它视为巴勒斯坦人民的组织。

第二，以色列想要使黎巴嫩南部的危机继续下去，以便作为它在该地区讨价还价的筹码。在这方面，以色列认识到，美国由于同以色列之间的特殊关系，可以

在任何时候就任何特定的问题对以色列施加一定的影响力。以色列从所谓的“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推断出美国希望约旦河西岸和加沙问题方面能产生一些“成果”。因此，必须把美国可能施加的主要压力加以转移和分散，这一点唯有在另一战线上还存在着另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时才可以做到。

让我进一步加以说明。以色列认为，美国必须能够在所谓的自治谈判上向萨达特总统提出一些“进展成果”。因为如果没有作出任何“进展”，如果没有取得任何具体成果，那么，萨达特总统在阿拉伯世界的信誉就会受到进一步的打击，美国认为这种情况将会使他在埃及国内的处境更为复杂。以色列对美国的立场就是持这种看法。因此，为了减轻美国的压力，就必须在另一战线上一直保持另一个问题。这是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南部的一个根本原因。

以色列政府相信，如果美国同时面临两个未决的问题，就会分散它可能施加的压力。它即使不会完全停止对以色列施加影响力，也必须推迟使用这种影响力。那么以色列就会赢得更多的时间达成它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黎巴嫩南部的目标。

第三，以色列想要在黎巴嫩南部取得最终的战略军事霸权。以色列认为，目前必须撤除在黎巴嫩南部的任何军事存在——不论是黎巴嫩的或是联合国的军事存在。在这方面，今天早上，我很高兴听到黎巴嫩代表图埃尼先生宣布，黎巴嫩军队决定在联黎部队的行动范围内参与执行联黎部队的任务。希望能够对联黎部队的任务作出必要的说明，使它具有威慑能力和执行交付给它的任务的能力。

以色列试图将它的军事霸权范围延伸到利塔尼河畔，以色列认为，这种延伸必须获得承认，然后以色列才接受黎巴嫩当局某种形式的行政存在——可能是一种法律存在。如果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战略霸权得到默许和承认，那么以色列就可以把这个先例适用于其他引起争议的边界和其他遭受侵犯的边界。当存在着一个

非军事化的西奈半岛和撤空了的黎巴嫩南部以后，以色列要求在叙利亚戈兰高地建立战略霸权并在约旦河谷和约旦河西岸建立殖民和军事移民点的主张，将不会受到美国的严重挑战，也不会受那些拒绝接受以色列建立希伯来统治下和平的目标的国家的严重挑战。此外，以色列并将能够把它在黎巴嫩南部的“成就”解释作它三年以来有关合法边境未必就是“以色列的安全边界”的说法的实践。

第四，在这方面，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还有另一个目标，即为了仿照它今天在约旦河西岸的做法，借口“分享水源”控制利塔尼河水源而铺平道路。从秘书长的报告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和约旦河西岸持着类似的看法。以色列向黎巴嫩对其南部的主权作出的挑战，诚然没有那么明目张胆，但却是相当明显的。

第五，以色列向黎巴嫩中央当局提出挑战，阻止它在黎巴嫩南部部署军队，为的是使黎巴嫩继续处于一种应称之为“可控制的混乱局面”，以便以色列自己能够成为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决定性政治因素。我特地采用“可控制的”一词，因为如果黎巴嫩处于不易控制的混乱局面，以色列就得付出太大的力气，并可能需要付出太大的代价。另一方面，以色列认为混乱局面必须继续下去，它才能插上一手。本着这种念头，以色列实际上是在试图将黎巴嫩南部从黎巴嫩主体分割开来，以扩大混乱地区，从而使以色列能在稍后阶段决定该地区的主要发展情况。那时以色列不但被当作一个国家，而且被当作该地区一个大国，那时以色列的“生存权利”就与“支配权利”同义或接近“支配权利”了。

第六，如果以色列能够使黎巴嫩南部的混乱局面继续下去，便可预期黎巴嫩的多元化试验遭到失败。以色列正在黎巴嫩全国散播分裂的种子。以篡夺起家的种族主义实体和以色列国的建立，完全依靠犹太复国主义的推动，因此在该地区制造分裂使其犹太化的目的在于摧毁民族意志和削弱阿拉伯世界建立可以生存的现代国家的意向。换句话说，以色列想要借着黎巴嫩持续的混乱与分裂来动摇阿拉伯的民族生存。

上文广泛地叙述了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动机与目标。换句话说，以色列企图利用黎巴嫩南部这样一个小小的地理区域大大地从中渔利。它企图破坏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和其他联合国机构。它企图破坏促进黎巴嫩民族团结的力量。它企图破坏阿拉伯国家为取得中东地区公正而全面的和平而作出的努力。它企图破坏巴勒斯坦人民实现为国际社会所承认的合法民族权利的能力。它企图割裂巴勒斯坦人民，将他们分成各种巴勒斯坦组成部分。在这方面，以色列企图制造一种情况，使散居各地的巴勒斯坦人认为没有希望实现在自己家园建立国家的权利，从而开始在各个临时居住的地区寻求新的家园。这种绝望的情绪可能促成居民的离散，导致没有足够的居民在巴勒斯坦国家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局面。

以上这些目标使得黎巴嫩南部的危机影响更形深远而更具危险性。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秘书长报告中提到的事件不能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战略、领土、人口和意识形态目标的全局分割开来单独处理。

这也是为什么阿拉伯国家联盟和所有阿拉伯国家必须使安全理事会第 425 (1978)号和第 426 (1978)号决议得到充分执行，并使安理会着手找出这些决议得不到充分执行的原因。如果它们得不到充分执行的原因显示有必要重新确定联黎部队的任务，就应重新确定联黎部队的任务。如果有必要作出新的决议，付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更有力地执行任务的能力，使安理会能够充分地行使它的意志，就应作出新的决议。

同时，不要让以色列军队部分或全部入侵和撤退的事实分散安理会的注意力。因为安理会迫切需要对以色列及其代理人研究出一种可靠的威慑办法，以期使以色列认识到必须为侵犯行为付出很大的代价，人们不再能容忍它那种在姑息下养成的骄纵，它也不再能得到它所希求的特殊待遇。

黎巴嫩应当加强民族团结，对其所有领土行使充分权力，并在历经五年的悲剧以后重新恢复积极的作用，这不但是黎巴嫩的必要行动，巴勒斯坦的必要行动，阿拉伯的必要行动和国际的必要行动，也是全人类的必要行动。只要安理会的意志和决议能够得到切实的执行，黎巴嫩定能凭着它的坚韧不拔的精神迅速恢复其国力。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约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向安理会发言。

努赛贝先生（约旦）：最没有资格就恐怖主义和儿童问题发言的人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代表，这个实体的恐怖主义分子以各种武器从空中、海上和陆地杀死和残害了千千万万无辜的巴勒斯坦难民，其中有成千上万的儿童。这些情景当然没有出现在电视的银幕上，但是他们遭到杀害的事实是无法予以磨灭的。

这些难民本来应当在巴勒斯坦他们祖先的土地上安居乐业而无需流浪到黎巴嫩去（他们已经流浪30年了，或者说是32年了吧？）现在，除了受到以色列部队或其臭名昭著的爪牙和代理人的领土入侵之害以外，还成了几乎每天都会发生的炮击、空袭和海上轰炸的受害者。以色列臭名昭著的爪牙和代理人不久以前竟然建议停火协定常设工作人员应该前往利塔尼河附近而不应在黎巴嫩的国际边界执行任务，这实际上是建议将黎巴嫩的国界移至利塔尼河岸。

以色列军队上周对黎巴嫩进行的应予谴责的侵略行动，实际上是一种非常不吉利的表现，其理由如下。

首先，它是一次肆无忌惮、明目张胆地破坏了一个联合国主权独立的成员国的不可侵犯和领土完整的行为。它从根本上破坏了《联合国宪章》的主要原则。入侵部队究竟是一个营还是一个师是个无足轻重的问题，这并不能减少侵略和入侵这样一个本质上的事实。如果要保持我们这个世界组织的完善，就必须对这种侵略行径作出最严肃的反应，并给以最严厉的惩罚。如果无法无天、侵略成性的以色列可以犯下侵略罪行而不受惩罚，那么，就只能会使目空一切、对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所提倡的主张一律加以蔑视的犹太复国主义司令员为所欲为，进行无数次侵略。其结果当然是成千上万处于长期游动状态的黎巴嫩公民和巴勒斯坦难民付出了代价，使苏尔、西顿和其他无数历史悠久的威尼斯式城镇和村庄变成了废墟。这些是有目共睹的。

此外，以色列还对联黎部队在纳库拉的司令部进行肆无忌惮的炮击、卑鄙地监禁和虐待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停火监督组织）驻巴勒斯坦的工作人员，此外，以色列的炮击对联合国工作人员和装备也造成了伤亡和损失（这些装备必须更新，至少能保证联合国工作人员具有防御能力）。来自世界上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只装备

轻武器的勇敢官兵，作为临时和平维持队开赴中东，其目的是将那里的敌对双方的战斗部队互相隔离开来，而不是去参战的。以色列侵略部队和以色列豢养的雇佣军萨阿德·哈达德少校卑鄙地对联合国人员的袭击，大大暴露了那个实体的真实本性和丑恶面目，它的黑暗历史中，从其存在之前和创立之后，就沾满鲜血和充满暴力及仇恨。但它却居然还是一个致力于消灭不法和暴力行为的世界机构的成员。

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以色列司令官对黎巴嫩和联合国的使者们——也就是我们的使者——发动这场疯狂的进攻的呢？他们声称是因为联黎部队和停火监督组织未能发觉袭击以色列移民定居点米斯加夫阿姆的人。但是，如果以色列侵略者还有一点克制力、镇定感，或者尊重联合国的话，他们就应毫不费力地认识到联黎部队和停火监督组织并不负责维持以色列内部的治安。因为如果这也属于他们的授权范围的话，以色列就应该允许他们越过停火线进驻以色列境内，作为防止任何侵犯的第四或第五道电子防卫线。大家都还记得，联黎部队曾屡遭阻挠，因此未能接管黎巴嫩和以色列边界之间的领土地带，而以色列却把这一地带的领土交给了人所共知的一名指挥着所谓“实际部队”的以色列代理人。

如果以色列这种遍布各地的安全设施还不能察觉入侵的话，那么到了这个全国皆兵的以色列大兵营不能保卫自己的时候，人们不禁要问，这支象征性部队究竟要用什么方式或什么样的数学计算来替以色列进行十分安全的防卫呢？

事实上，我曾于1950年代中和1967年以色列发动侵略之前参观了停火监督组织的工作，我可以证明他们的工作是客观的和全力以赴的，而且也可以证明他们的工作是十分有效的。他们可以鉴别每个脚印和不同类型的鞋底。据我所知（如果我了解的情况不全面，欢迎指正），具有三十年光荣传统的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并没有发现任何脚印或被切断的电线的痕迹。这就清楚地表明，对以色列移民点的袭击可能是由其内部的抵抗力量发动的，而不是来自外部的入侵。这一点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以色列要用卑鄙的手段来对手无寸铁的停火监督组织官兵进行殴打、扣留和禁闭的理由了。很明显，以色列就是不希望这些毫无过失的官员按照其三十

年来一直采取的作法，查明事实并向联合国总部和安全理事会报告。不但这些勇敢的官兵被扣留，同时，他们的观察所也被摧毁，他们的行动也失去自由。

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代表对我们所深感遗憾的一名被杀害儿童掉下了几滴鳄鱼的眼泪。但问题是谁杀害了这名儿童？所有的报道都清楚地表明，这名儿童是以色列部队突然、不断袭击五个抵抗青年占领的房屋时受害的。死亡人数包括这五个青年和一些以色列人，其中有 16 名以色列战士受伤。报章对这一情况作了报道。这次战斗持续了近九个小时，建筑物遭到密集炮火的射击。房屋里的伤亡人数，特别是那些不幸儿童的伤亡数字没有更高，实属奇迹。

在世界其它地区发生的很多类似事件中，安全部队并不急于轻率地使用武力，而且都是在用尽了一切其他和平办法的情况下（至少在某些事件中是这样），才不得不诉诸武力的。那样做，并不是因为那些国家没有镇压抵抗的火力优势，而是因为那些国家都十分令人称赞地尊重那些出乎意料地被牵连进去的无辜人们的生命和尊严。但是，由于以色列部队轻举妄动傲慢和不负责任，放弃了应尽的克制，虚张声势，越快越好，毫不顾虑谁会遭到杀害，甚至不顾他们自己的公民——甚至儿童——肯定会遭到伤害。众所周知，被击毙的五个青年完全是采取一种孤注一掷的行动。既然如此，为什么轻率地急于采取军事行动从而危害那些儿童的生命呢？

安全理事会责无旁贷，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以确保没有一个侵略者能够为所欲为。安理会必须保证所有以色列武装部队按照安理会的决议立即全部、无条件地从黎巴嫩的领土撤出去。以色列正在同我们玩猫捉老鼠的游戏，秘书长今天上午告诉我们，他不能证实所有的以色列部队已经从黎巴嫩撤出去的说法。因此，如果安全理事会不能保护那些遭受以色列长期占领、压迫和残暴的悲惨受害者的话，安理会应义不容辞地保证联合国使者的名誉及安全。我们都看到了以色列残暴地武装袭击、屠杀、残害和打伤被占领领土内各个学院和学校的无辜巴勒斯坦学生和儿童，虽然他们同以色列移民定居点所发生的事件毫无关系。

象我们昨天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60分钟”的节目中所看到的那样，

一个由美国资金、美国技术知识和美国出售的最先进发动机及设备装备起来（10天前，一台用于喷气飞机的奇异电器公司的精良发动机卖给了以色列）的实体，已经变成了死亡贩子和最大的武器出口国之一。象这样一个实体，我们还能期待它作些什么呢？

最后我要说明的一点是，除非安全理事会采取包括禁运在内的严厉措施，否则整个中东就不可避免地陷入破坏性争端的苦难之中，它将严重威胁世界和平及安全。

我愿借此机会对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上个星期在以色列对黎巴嫩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进行侵略而造成危害的面前作出了持续不懈的努力，表示我们深切的感激和赞赏，同时也对冒着生命危险执行一项艰巨和费力不讨好的任务的联黎部队和停火监督组织，表示我们深切的感谢和赞赏。我们对英勇捐躯的联合国官兵的家属表示深切的哀悼，并予祝那些受伤的官兵能尽快恢复健康。

最基本和不可改变的事实是，首先巴勒斯坦难民根本就不应被赶到黎巴嫩去，也不应造成他们为了回到自己加利利的家园而不得不切断电网线的情况。这个地区是他们的出生地，是大会第194(III)号决议所委任统治的而且以后每年都重申的地方。掠夺他们土地的人，无疑就是罪犯。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安全理事会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审议以色列侵犯黎巴嫩国家主权的赤裸裸的新的侵略行为。

四月八日，以色列的正规部队在坦克和飞机的支援下，再次破坏黎巴嫩的边界，对黎巴嫩领土进行大举进攻。这样，以色列又一次严重地无视普遍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公开违犯安全理事会旨在保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以色列侵犯的各项决议。

以色列的侵略行为掩盖不了它企图控制黎巴嫩领土并傲慢地硬说他们有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巡逻和进行土木工程的权利。我们所讨论的真正事实是，以色列在对其黎巴嫩代理人——即哈达德的反政府力量——加紧给予军事和物质援助的同时，继

直接出兵黎巴嫩南部并公开占领黎巴嫩的一部分领土。

最近，世界目睹了以色列武装部队及其右翼基督教仆从对黎巴嫩侵略行动的继续升级。以色列侵略者经常不断地炮击和空袭黎巴嫩南部的蒂尔、西纳和纳巴提亚等城市以及各该地区的一些农村。和平的黎巴嫩公民和巴勒斯坦难民，包括妇女、老人和儿童，在以色列炮兵和空军的打击下丧失了生命。三月十七日大规模的炮击将蒂尔市的儿童医疗中心的建筑物夷为平地。为了躲避狂轰滥炸，成千上万的和平居民不得不离乡背井。

黎巴嫩遭受了巨大物质损失。以色列一方面对黎巴嫩南部居民稠密的地区进行炮击，另一方面它还利用其军舰威胁黎巴嫩的海岸线，同时，以色列的飞机经常不断在黎巴嫩全国领空飞行。

以色列在哈达德部队的支持下，已经使联合国部队无法控制黎巴嫩同以色列交界的地区。以色列对驻在黎巴嫩南部的联合国部队不断进行武装挑衅，致使联合国的军事人员遭到伤亡。根据联合国秘书长提供的情报，联合国部队在那里的司令部已被摧毁。关于以色列部队已经撤走的情报，并不能从本质上改变那里的形势。以色列挑衅所引起的危险形势仍然存在。以色列对黎巴嫩和驻在黎巴嫩南部的联合国部队所分别采取的侵略和挑衅行为，是以色列统治集团推行的扩张主义政策的组成部分，为了推行这个政策，对邻接的阿拉伯国家进行冒险，早已成为以色列实现其长远吞并计划的手段之一。

还十分明显的是，以色列加紧制造军事紧张局势的目的，是尽力分散国际舆论对正在进行中的所谓巴勒斯坦人行政自治的谈判的注意。正象目前安全理事会正在进行的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权利问题的讨论所清楚表明的那样，行政自治的目的是为以色列巩固其吞并1967年占领的阿拉伯土地创造条件。

今天，任何人都不能怀疑，1978年9月达成的戴维营协定和1979年3月签署的埃及—以色列单独条约，使以色列能够毫无约束地对黎巴嫩和黎巴嫩境内巴勒斯坦难民推行日益坚定不移的、敌对性侵略扩张主义政策。这也正是以色列及

其控制下的哈达德分裂主义部队每日对黎巴嫩、巴勒斯坦难民营和联合国驻黎巴嫩南部临时部队发动日增的武装挑衅的原因。

现在，哈达德及其以色列主子已准备向联合国发号施令，规定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停火监督组织）观察员所应停留的位置和联黎部队所应部署的地点。哈达德的部队已经炸毁了联合国部队的直升飞机，蓄意向他们的阵地开火，袭击他们的哨所并掠夺他们的人员。

如果以色列得不到其强有力的保护者毫无限制的支持，以色列的领导阶层就不可能推行其傲慢的抗拒政策。众所周知，美国不但对以色列进行最广泛、最慷慨的财政和经济援助，并向其提供包括进攻性武器在内的最先进武器，而且还阻挠安全理事会通过任何谴责以色列武装挑衅和采取有效步骤结束这些挑衅的决定。

中东的战争与和平密切地关系着那个地区很多国家及其人民的利益。因此，只有密切重视有关各方——当然也包括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合法权利，才可能全面和公平地解决中东问题。这样做只有一个渊源于联合国所通过各项有关决定的真正基础，那就是：以色列必须把它1967年占领的所有领土归还给阿拉伯人民，给予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自决和建立其自己国家的权利和保证那个地区所有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存在。

过去一年中东事件的全部情况表明，企图在单独交易的基础上解决中东问题的想法，不会给中东带来任何和平或安定。相反，这样只会加剧那个地区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助长以色列的侵略气焰并鼓励其侵占阿拉伯邻国的行径。

我愿再次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经常遇到以色列粗暴傲慢地从文字和实质上破坏《联合国宪章》并践踏安全理事会旨在使黎巴嫩南部形势正常化的各项决议的事实。我们不得不再想要问：安全理事会究竟想要对本组织一个成员国的这种行为默许多久？不论怎么说，安全理事会有使特拉维夫拒不服从的冒牌政治家就范的各种必要机会。我们要想知道，美国代表一贯在安理会支持以色列，让以色列破坏联合国的信誉和本国际组织的威望及效能，美国代表究竟想要让以色列的这种行径持续多久？

最后，我愿强调指出，苏联代表认为十分重要的是，安全理事会应根据最近在黎巴嫩南部发生的事件，通过一项决议，用直截了当和十分明确的语言，不但要求严格尊重黎巴嫩在其国际承认的边界范围内的领土完整、主权和政治独立，并且还要采取对以色列侵略者的断然措施。

主席： 下一位发言人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请他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首先我要声明巴勒斯坦人留居黎巴嫩不是巴勒斯坦人的选择。 巴勒斯坦人留在黎巴嫩是由于以武力赶走巴勒斯坦人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武装部队发动攻击、进行大屠杀、企图灭绝种族所造成的结果。 巴勒斯坦人暂时留在黎巴嫩，直到有一天他们能回到自己的家园。 应该讲明，巴勒斯坦人不论在何处都有回到自己的家乡，也就是巴勒斯坦的不可剥夺权利。 因此就不会有巴勒斯坦“颠覆者”，就不会有巴勒斯坦“恐怖主义者”；有一些巴勒斯坦人正在行使返回家园的不可剥夺权利。 有时候，他们行使权利会造成功乱，但在原则上他们是在行使返回家园的权利。 巴勒斯坦人绝无意把任何其他国家当成自己的国家，他们也不打算侵占他人的土地，然后宣布其为己有。

1979年12月14日，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一份报告中说：

“我已在上次的报告指出，由于实际部队是由以色列支持的，因此以色列政府的立场是联黎部队成功执行任务的主要因素。”（S/13691，第58段）。

后来在同一文件中，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说：

“我恳切希望，鉴于安全理事会的明确意愿，同时为了和平，有关各方会务必积极给予联黎部队所需的合作。”（《同上》，第61段）。

该报告虽然得到安全理事会一项决议的通过和接受，但结果是如何呢？ 结果是处处受到阻挠和粗暴的刁难：不仅是所谓的实际部队企图阻挠联合国停火监督组

织重新派遣观察员驻扎到停战分界线上建立已久的联合国观察站去，而且所谓的以色列国防军也处处阻挠和刁难。我不知道国防军的含义为何，因为他们的整个历史都在从事侵略和罪大恶极的攻击。

在秘书长 1980 年 4 月 11 日的报告中，我们读到：

“三月二十四日，第 33 号界碑的以色列国防军人员在看到观察所层顶上的观察员时用轻机关枪和小型武器朝着观察员的头顶上空发射了大约四十轮枪弹。”（S/13888，第 8 段）。

我相信安理会各理事国一定会注意到这个阻挠行动 — 使用武器来抗拒联合国履行其在边界上建立观察站的任务。

我们也从该报告和秘书长昨天的报告以及我们今晨所听到的消息获悉实际部队的行动。我实在看不出实际部队同国防军的区别，因为按照秘书长的说法，实际部队主要是由以色列支持的。因此实际部队和国防军是出自同一个根源 — 那就是以色列。所有这两支军队实际上是一支部队，他们都在那里阻挠安理会和联合国的工作。

我认为毋庸赘言，从三月以来 — 事实上是从 1980 年初以来 — 这些行动就一直阻碍着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执行。

真正的问题是按照 1949 年《全面停战协定》重新派遣人员驻扎在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停战分界线上所设两个停火监督组织观察站的问题。

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些分界线也就是国际公认的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之间的边界线，我没有察觉这些分界线曾有任何改变。

以色列的计划是十分明显的。它是要制做严重的事件 — 而且早在 4 月 7 日前就布置好，这个日期曾多次在讨论中提及 — 来阻碍工作，而且还企图制造更为严重的事件。两年前，当安理会议论以色列侵略黎巴嫩南部的时候，我曾提到 1919 年犹太复国组织提出的犹太复国主义有关黎巴嫩南部的计划和策谋。该计

划想要把整个黎巴嫩南部 — 从西顿附近沿着黎巴嫩丘陵地带流域到卡拉翁，从卡拉翁到比雷赫 — 纳入贝尔福所允诺的犹太家园。但是我的一些朋友说，“泽赫迪，这已是历史陈迹：情况改变了。”

但是，情况并未改变。莫谢沙雷特 — 以前的莫谢。谢尔托克 — 是 1950 年代以色列的总理，他在日记中写道，1954 年 2 月 27 日同本一古里安、拉冯和达扬就以色列侵入埃及和叙利亚计划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本一古里安提到他拟订一个具体的计划大纲，来骚扰留时以色列最爱好和平的邻居 — 也就是黎巴嫩。我不想读出那次会议的纪要或者是纪要的注释，但让我读出本。古里安 1954 年 2 月 2 日从斯德博凯尔寄给莫谢。沙雷特的一封信，其中本一古里安写道：

“在我离开政府职位之时，我决心不对当前政治事务插手和发表任何意见，以免以任何方式或在任何方面使政府为难。如果不是你们请求我 — 你们三人：你自己，拉冯和达扬 — 我是不会自动地对已经发生的事或将来应该怎么做，发表意见的。但是既然你们请求我，我认为有责任答应你们的要求，特别是你作为总理提出的请求。因此，我要再提出我们有不同意见的问题，而且我要坚持己见：这就是黎巴嫩的问题。

“黎巴嫩虽然是阿拉伯联盟中最弱的一环。阿拉伯国家的其他少数民族除了科普特人外都是伊斯兰教徒。但是埃及是阿拉伯国家中最严密和团结的国家，而且大多数人都是源自同一个种族、崇奉同一种宗教信仰和操同一种语言，少数的基督徒不会严重影响其政治和民族团结。在黎巴嫩的基督徒就不一样了。他们在黎巴嫩的历史上是多数，而且他们的传统与文化有异于联盟的其他成员。

“此外，在较广的边界内 — 这是法国所犯的最严重错误，它扩大了黎巴嫩的边境 — 尽管伊斯兰教徒在那里是多数，但他们不能自由行动，他们这样害怕基督徒，我怀疑他们是否真是多数。因此，建立一个基督教国家是一种

自然的需要。它有其历史根源，而且也会在基督教世界中 — 天主教和新教徒 — 得到广泛的支持。

“通常说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最主要是由于基督教徒缺乏主动和勇气” — 这些是本古里安的话。“但是在混乱的时刻或革命或内战爆发时，情形就不一样了，而即使是懦弱者也会变成一个英雄。可能现在是在我们邻国创建一个基督教国家的时候了。

“没有主动精神和我们大力支持，事情是办不成的。对我来说，这是我们外交政策的中心任务 — 或至少是中心任务之一。这就是说，我们应该投入时间、精力和物力，而且我们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来促使黎巴嫩产生剧变。我们必须动员萨松和其他的阿拉伯人。如果需要钱，就应不惜花掉任何数目的美元 — 请注意，这是美元 — 虽然这些钱可能会白花。

“我们必须集中所有精力处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历史性时机；千万不能错过。这个问题不会冒犯世界大国；我认为事不宜迟，应全力以赴。”

这是 1954 年 2 月 27 日本。古理安写给总理的信。它正好显示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对黎巴嫩的用心。

但是 1954 年 5 月 16 日沙雷特先生指出：

“在国防部和外交部高级官员的联合会议中，本—古理安再度要求以色列 ‘对黎巴嫩采取行动’。达扬认为，唯一必要的是物色一名军官，那怕是个少校也行。” — 如果你愿意就称他为哈达德 — “我们应说服他或用钱收买他，要他同意宣称自己为马龙派居民的救星。然后，以色列就可长驱直入黎巴嫩，占领所需要的领土，并建立一个同以色列结盟的基督教政权。”

现在他进入正题：

“从利塔尼以南的领土即将完全并入以色列。”

这些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侵略黎巴嫩的目的，无论是有借口还是没有借口。

1954年5月28日，沙雷特又说：

“参谋长继续坚持我们应当雇用一名黎巴嫩军官，这名军官将作为傀儡，以便以色列军队可‘响应’他的号召‘将黎巴嫩从其穆斯林压迫者的手中解放出来。’”

我不愿占用安理会的时间来读出沙雷特的整个回忆录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目的及其兼并黎巴嫩南部的计划。安理会当前考虑的是以色列——称之为实际部队，或称之为以色列国防军——对联合国的攻击。安理会不会准备对其采取什么措施呢？难道安理会应该束手不管？一个医疗中心被炸毁了；有人试图破坏和平努力；据我所知，有一些直升机也被炸掉。

有人提及以色列集体农庄所发生的一个事件。从一月份以来，我们已向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发出若干信件，提请他注意纳巴蒂耶、艾伊希埃赫、里哈恩难民营几乎每天都遭受的攻击。在二月份，蒂尔地区遭到大炮连续几小时的攻击，若干人死亡。而且在二月份我们的难民营又遭到更多炮火攻击。三月份的攻击严重升级——这是早在4月7日前发生的。我们知道，以色列炮兵用130毫米口径的大炮对西顿进行攻击。有些人死亡，有些人受伤。我可以引述报上所登载的伤亡者姓名。我记得三月份我在贝鲁特，沃尔科特先生也在场，当时我们接到的消息是以色列人用的是175毫米口径的大炮。

我想提请安理会注意的是：我们没有这些精良武器，这些摧毁工具；我们没有飞机；我们没有175毫米口径的大炮。那久，是不是拥有这些摧毁工具就意味着全世界都要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我们人民犯下的罪行保持缄默？我们在电视上看不到这些报道；我们也从未在报纸上读到这些报道。我们关心大家怎么看待联合国，大家怎么看待联黎部队。我们希望通过你，主席先生，向被犹太复国主义者在黎巴嫩南部杀害的联黎部队烈士家属和各位烈士的祖国表示慰问。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应该用尽可能强烈的措词进行谴责，而且要施行强制性制裁。《宪章》规定对违反《宪章》者施行制裁。难道用大炮攻击、摧毁联黎部队飞机、摧毁联合国医疗队还不算是违反《宪章》？这是我们希望安理会能采取的行动：具体而明确地谴责以色列违反《全面停战协定》和黎巴嫩的领土完整。

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很快就能告诉我们以色列的侵略部队确实已经离开黎巴嫩的领土，以色列的部队已不驻在那，联黎部队驻在国际公认的黎巴嫩边界上，安全理事会已朝着和平迈进了一步；以及可能随后巴勒斯坦人能沿着公路而无须取道山路返回家园。

下午5时40分散会